

史記



史記

——經許嘯天先生標點分段分類整理的——

列傳

(下)

司馬遷

第三十六 張丞相列傳

張丞相蒼者，陽武人也。好書律歷。秦時爲御史，主柱下方書，有罪亡歸。及沛公略地，過陽武，蒼以客從攻南陽。蒼坐法當斬，解衣伏質。身長大，肥白如瓠。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，乃言沛公赦勿斬。遂縱西入武關，至咸陽。沛公立爲漢王，入漢中，還定三秦。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，耳歸漢。漢乃以張蒼爲當山守，從淮陰侯擊趙。蒼得陳餘，趙地已平。漢王以蒼爲代相，備邊寇。已而徙爲趙相，相趙王耳。耳卒，相趙王敖，復徙相代王燕。王臧荼反，高祖往擊之，蒼以代相從，攻臧荼有功。以六年中，封爲北平侯，食邑千二百戶，遷爲計相，一月，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。

是時蕭何爲相國，而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，明習天下圖書計籍。蒼又善用算律歷，故令蒼以

列侯屠相府，領主郡國上計者。黥布反亡，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，而張敖相之。十四年，遷爲御史大夫。

* * * * *

周昌者，沛人也。其從兄曰周苛，秦時皆爲泗水卒史。及高祖起沛，擊破泗水守監。於是周昌、周苛自卒史從沛公。沛公以周昌爲職志，周苛爲客，從入關破秦。沛公立爲漢王，以周苛爲御史大夫。周昌爲中尉。漢王四年，楚圍漢王滎陽，急。漢王遁出去，而使周苛守滎陽城。楚破滎陽城，欲令周苛將。苛罵曰：「若趣降漢王，不然，今爲虜矣。」項羽怒烹周苛。於是乃拜周昌爲御史大夫，常從擊破項籍。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，封周昌爲汾陰侯。周苛子周成，以父死事，封爲高景侯。

昌爲人彊力，敢直言，自蕭曹等皆卑下之。昌嘗燕時入奏事，高帝方擁戚姬。昌還走，高帝逐得騎周昌，項問曰：「我何如主也？」昌仰曰：「陛下卽桀紂之主也。」於是上笑之，然尤憚周昌。及帝欲廢太子，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，大臣固爭之，莫能得。上以留侯策卽止，而周昌廷爭之彊。上問其說，昌爲人吃，又盛怒曰：「臣口不能言，然臣期期知其不可。陛下雖欲廢太子，臣期期不奉詔。」上欣然而笑，旣罷。呂后側耳於東廂聽，見周昌爲跪謝曰：「微君，太子幾廢。」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，年十歲。高祖憂卽萬歲之後不立也。趙堯年少，爲符璽御史。趙人方與公，請御大夫周昌曰：「君之史趙堯，年雖

少；然奇才也，君必異之，是且代君之位。」周昌笑曰：「堯年少，刀筆吏耳，何能奪是乎？」

居頃之，趙堯侍高祖。高祖獨心不樂，悲歌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。趙堯進，請問曰：「陛下所爲不樂，非爲趙王年少，而戚夫人與呂后有卻邪？備萬歲之後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？」高祖曰：「然。吾私愛之，不知所出。」堯曰：「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彊相，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，乃可。」高祖曰：「然。吾念之，欲如是，而羣臣誰可者？」堯曰：「御史大夫周昌，其人有堅忍質直，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，皆素敬憚之，獨昌可。」高祖曰：「善。」於是乃召周昌，謂曰：「吾欲固煩公，公彊爲我相趙王。」周昌泣曰：「臣初起從陛下，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？」高祖曰：「吾極知其左遷，然吾私愛趙王，金非公無可者。」公不得已彊行。

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。既行，久之，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，曰：「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？」執視趙堯，曰：「無以易堯。」遂拜趙堯爲御史大夫。堯亦前有軍功，食邑。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，封爲江邑侯。

高祖崩，呂太后使使召趙王。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。使者三反，周昌固爲不遣趙王。於是高后患之，乃使使召周昌。周昌至，謁高后。高后怒而罵周昌曰：「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？而不遣趙王何？」

昌旣徵，高后使召趙王。趙王果來，至長安月餘，飲藥而死。周昌因謝病不朝見，三歲而死。後五歲，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、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，乃抵堯罪，以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。

* * * * *

任敖者，故沛獄吏。高祖嘗辟吏，吏繫呂后，遇之不謹。任敖素善高祖，怒擊傷主呂后吏。及高祖初起，敖以客從爲御史，守豐二歲。高祖立爲漢王，東擊項籍，敖遷爲上黨守。陳豨反時，敖堅守，封爲廣阿侯，食千八百戶。高后時，爲御史大夫，三歲免，以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。

高后崩，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，免，以淮南相張蒼爲御史大夫。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爲孝文皇帝。四年，丞相灌嬰卒，張蒼爲丞相。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，會天下初定，將相公卿皆軍吏。張蒼爲計相時，緒正律歷，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，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，弗革。推五德之運，以爲漢當水德之時，尚黑如故，吹律調樂，人之音聲，及以比定律令。若百工，天下作程品。至於爲丞相，卒就之。故漢家言律歷者，本之張蒼。

蒼本好書，無所不觀，無所不通，而尤善律歷。張蒼德王陵——王陵者，安國侯也——及蒼貴，常父事王陵。陵死後，蒼爲丞相，洗沐，常先朝陵夫人上食，然後敢歸家。蒼爲丞相十餘年，魯八公孫臣上

書言漢士德時，其符有黃龍當見。詔下其議。張蒼以爲非是，罷之。其後黃龍見成紀。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，草士德之歷，制度更元年。張丞相由此自絀，謝病稱老。

蒼任人爲中候，大爲姦利。上以讓蒼，蒼遂病免。蒼爲丞相十五歲而免，孝景前五年，蒼卒，諡爲文侯。子康代侯。八年卒。子類代爲侯。八年，坐臨諸侯喪後就位，不敬，國除。

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。及生蒼，蒼長八尺餘，爲侯丞相。蒼子復長，及孫類，長六尺餘，坐法失侯。蒼之免相後，老口中無齒，食乳。——女子爲乳母，——妻妾以百數，嘗孕者不復幸。蒼年百有餘歲而卒。

申屠丞相嘉者，梁人，以材官蹶張，從高帝擊項籍，遷爲隊率，從擊黥布軍，爲都尉。孝惠時爲淮陽守。孝文帝元年，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，悉以爲關內侯，食邑二十四人。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。張蒼已爲丞相，嘉遷爲御史大夫。

張蒼免相，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爲丞相，曰：「恐天下以吾私廣國，廣國賢有行，故欲相之。念久之不可。而高帝時大臣，又皆多死，餘見無可者。」乃以御史大夫嘉爲丞相，因故邑封爲故安侯。嘉爲人廉直，門不受私謁。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，賞賜累巨萬。文帝嘗燕飲通家，其寵如

是時丞相入朝，而通居上傍，有意慢之禮。丞相奏事畢，因言曰：「陛下愛幸臣，則富貴之。至於朝廷之禮，不可以不肅。」上曰：「君勿言，吾私之。」罷朝，坐府中，嘉爲檄召鄧通，謂丞相：「不來，且斬。」通恐，入言文帝。文帝曰：「汝第往，吾今使人召若。」通至丞相府，免冠徒跣頓首謝。嘉坐自如，故不爲禮。責曰：「夫朝廷者，高皇帝之朝廷也。通小臣，戲殿上，大不敬，當斬。吏令行斬之。」通頓首，首盡出血，不解。文帝度丞相已困通，使使者持節召通，而謝丞相曰：「此吾弄臣，君釋之。」鄧通既至，爲文帝泣曰：「丞相幾殺臣。」

嘉爲丞相五歲，孝文帝崩，孝景帝卽位。二年，罷錯爲內史，貴幸用事。諸法令多所請變更，議以譴罰侵削諸侯。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，疾錯。錯爲內史，門東出不便，更穿一門南出。南出者，太上皇廟堧垣。嘉聞之，欲因此以法錯，擅穿宗廟垣爲門，奏請誅錯。錯客有語錯，錯恐，夜入宮上謁，自歸景帝。至朝，丞相奏請誅內史錯。景帝曰：「錯所穿非眞廟垣，乃外堧垣，故他官居其中。且又我使爲之，錯無罪。」罷朝，嘉謂長史曰：「吾悔不先斬錯，乃先請之，爲錯所賣。」至舍，因歐血而死，謚爲節侯。子共侯薨，代。三年，卒。子侯去病代。三十一年，卒。子侯夷代。六歲，坐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送，有罪，國除。

自申屠嘉死之後，景帝時，關封侯陶青，桃侯劉舍，爲丞相。及今上時，柏至侯許昌，平棘侯薛澤，武

蘧侯莊青翟，高陵侯趙周等，爲丞相，皆以列侯繼嗣。娓娓廉謹，爲丞相備員而已；無所能發明，功名有著於當世者。

太史公曰：『張蒼文學律歷，爲漢名相，而絀賈生、公孫臣等言，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，用秦之顓頊歷，何哉？周昌，木彊人也，任敖以舊德用，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！然無術學，殆與蕭、曹、陳平異矣。』

孝武時，丞相多甚不記，莫錄其行，起居狀略。且紀征和以來，有車丞相、長陵人也，卒而有章丞相代。

章丞相賢者，魯人也，以讀書術爲吏。至大鴻臚，有相、工相之。當至丞相，有男四人，使相工相之。至第二子，其名玄成。相工曰：『此子貴，當封。』章丞相言曰：『我卽爲丞相，有長子，是安從得之？』後竟爲丞相，病死。而長子有罪，論不得嗣，而立玄成。玄成時佯狂不肯立，竟立之，有讓國之名。後坐騎至廟，不敬，有詔奪爵一級，爲關內侯，失列侯，得食其故國邑。章丞

相卒，有魏丞相代。

魏丞相相者，濟陰人也。以文吏至丞相。其人好武，皆令諸吏帶劍。帶劍前奏事。或有不帶劍者，當入奏事，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。其時京兆尹趙君丞相奏以免罪，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，復使人脅恐魏丞相，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。發吏卒至丞相舍，捕奴婢笞擊問之，實不以兵刃殺也。而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，誣以夫人賊殺婢。發吏卒圍捕丞相舍，不道。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。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，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。大不敬。長史以下皆坐死，或下蠶室。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。子嗣後坐騎至廟，不敬。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內侯。失列侯，得食其故國邑。魏丞相卒，以御史大夫邴吉代。

邴丞相吉者，魯國人也。以讀書好法令，至御史大夫。孝宣帝時，以有舊故，封爲列侯，而因爲丞相。明於事，有大智，後世稱之。以丞相病死，子顯嗣。後坐騎至廟，不敬。有詔奪爵一級。失列侯，得食故國邑。顯爲吏至太僕，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賊，免爲庶人。邴丞相卒，黃丞相代。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，與韋丞相相邴丞相微賤時，會於客家。田文言曰：「今

此三君者，皆丞相也。其後，三人竟更相代爲丞相，何見之明也。

黃丞相霸者，淮陽人也。以讀書爲吏，至潁川太守。治潁川，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，犯法者風曉令自殺。化大行，名聲聞。孝宣帝下制曰：『潁川太守霸，以宣布詔令治民，道不拾遺，男女異路，獄中無重囚。賜爵關內侯，黃金百斤。』徵爲京兆尹，而至丞相，復以禮義爲治。以丞相病死，子嗣後爲列侯。黃丞相卒，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。——于丞相已有廷尉傳，在張廷尉語中。

韋丞相玄成者，卽前韋丞相子也。代父後，失列侯。其人少時好讀書，明於詩論語，爲吏至衛尉，徙爲太子太傅。御史大夫薛君免，爲御史大夫。于丞相乞骸骨免，而爲丞相，因封故邑爲扶陽侯。數年病死。孝元帝親臨喪，賜賞甚厚。子嗣後，其治容容，隨世俗浮沉，而見謂諂巧。而相工本謂之當爲侯，代父而後失之。復自游宦而起，至丞相。父子俱爲丞相，世間美之。豈不命哉？相工其先知之。韋丞相卒，御史大夫匡衡代。

丞相匡衡者，東海人也。好讀書，從博士受詩。家貧，衡傭作以給食飲。才下，數射策不中，至九乃中丙科。其經以不中科，故明習，補平原文學卒史。數年，郡不尊敬御史，徵之以補百

石屬薦爲郎而補博士，拜爲太子少傅，而事孝元帝。孝元好詩，而遷爲光祿勳，居殿中，爲師授教左右，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，日以尊貴。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，而匡君爲御史大夫。歲餘，韋丞相死，匡君代爲丞相，封樂安侯。以十年之間，不出長安城門，而至丞相，豈非遇時而命也哉？深惟士之游宦，所以至封侯者微甚，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，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，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。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，然守之日久不得，或爲之日少而得之，至于封侯，真命也。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，匡君居之未滿歲，而韋丞相死，卽代之矣。豈可以智巧得哉？多有賢聖之才，困居不得者衆甚也。

第三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

酈生食其者，陳留高陽人也，好讀書，家貧落魄，無以爲衣食業，爲里監門吏，然縣中賢豪不敢役，縣中皆謂之狂生。及陳勝項梁等起，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，酈生問其將，皆握齮好苛禮，自用，不能聽大度之言，酈生乃深自藏匿。

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。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。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，騎士酈生見，謂之曰：「吾聞沛公慢而易人，多大略，此真吾所願從游，莫爲我先。若見沛公，謂曰：『臣里中有酈生，年六十餘，長八尺，人皆謂之狂生。』」生自謂我非狂生。騎士曰：「沛公不好儒，諸客冠儒冠來者，沛公輒解其冠，漉溺其中；與人言，常大罵，未可以儒生說也。」酈生曰：「弟言之。」騎士從容言，如酈生所誠者。沛公至高陽傳舍，使人召酈生。酈生至，入謁。沛公方倨牀，使兩女子洗足，而見酈生。酈生入，則長揖不拜，曰：「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？且欲率諸侯破秦也？」沛公罵曰：「豎儒！夫天下同苦秦久矣，故諸侯相率而攻秦，何謂助秦攻諸侯乎？」酈生曰：「必聚徒合義兵，誅無道秦，不宜倨見長者。」於是沛公輟洗，起攝衣，延酈生上坐，謝之。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。沛公喜，賜酈生食。問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酈生曰：「足下起糾合之衆，收散亂之兵，不滿萬人，欲以徑入彊秦，此所謂探虎口者也。夫陳留，天下之衝，四通五達之郊也。今其城又多積粟，臣善其令，請得使之，令下足下，卽不聽，足下舉兵攻之，臣爲內應。」於是遣酈生行，沛公引兵隨之，遂下陳留，號酈食其爲廣野君。

酈生言其弟酈商，使將數千人，從沛公西南略地。酈生常爲說客，馳使諸侯。漢三年，秋，項羽擊漢，拔滎陽，漢兵遁保鞏洛。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，數反滎地，則分兵救之。淮陰方東擊齊，漢王數困滎。

陽成臯，計欲捐成臯以東，屯鞏洛以拒楚。酈生因曰：「臣聞知天之天者，王事可成；不知天之天者，王事不可成。王者以民人爲天，而民人以食爲天。」

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，臣聞其下廩有藏粟甚多。楚人拔滎陽，不堅守敖倉，迺引而東，令適卒分守成臯，此乃天所以資漢也。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，自奪其便，臣竊以爲過矣。且兩雄不俱立，楚漢久相持不決，百姓騷動，海內搖蕩，農夫釋耒，女工下機，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。願足下急復進兵，收取滎陽，據敖倉之粟，塞成臯之險，杜大行之道，距蜚狐之口，守白馬之津，以示諸侯，勦實形制之勢，則天下知所歸矣。方今燕趙已定，唯齊未下，今田廣據千里之齊，田間將二十萬之衆，軍於歷下。諸田宗彊，負海阻河濟，南近楚，人多變詐，足下雖遣數十萬師，未可以歲月破也。臣請得奉明詔，說齊王，使爲漢而稱東藩。」上曰：「善。」迺從其畫，復守敖倉，而使酈生說齊王曰：「王知天下之所歸乎？」王曰：「不知也。」曰：「王知天下之所歸，則齊國可得而有也；若不知天下之所歸，則齊國未可得保也。」齊王曰：「天下何所歸？」曰：「歸漢。」曰：「先生何以言之？」曰：「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，約先入咸陽者王之。漢王先入咸陽，項王負約不與，而王之漢中。項王遷殺義帝，漢王聞之，起蜀漢之兵，擊三秦，出關而責義帝之處，收天下之兵，立諸侯之後，降城即以侯其將，得賂即以分其士，與天下同其利，而

英賢才，皆樂爲之用。諸侯之兵，四面而至。蜀漢之粟，方船而下。項王有倍約之名，殺義帝之負；於人之功，無所記。於人之罪，無所忘。戰勝而不得其賞，拔城而不得其封。非項氏莫得用事。爲人刻印，刑而不能授。攻城得賂，積而不能賞。天下畔之，賢才怨之，而莫爲之用。故天下之士，歸於漢王，可坐而策也。

夫漢王發蜀漢，定三秦，涉西河之外，援上黨之兵，下井陘，誅成安君，破北魏，舉三十二城。此蚩尤之兵也，非人之力也；天之福也。今已據敖倉之粟，塞成臯之險，守白馬之津，杜太行之阪，距蜚狐之口。天下後服者，先亡矣！王疾先下漢王，齊國社稷，可得而保也；不下漢王，危亡可立而待也。」田廣以爲然，迺聽酈生，罷歷下兵，守戰備，與酈生日縱酒。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，迺夜度兵平原襲齊。齊王田廣聞漢兵至，以爲酈生賣己，迺曰：「汝能止漢軍，我活汝；不然，我將烹汝。」酈生曰：「舉大事不細謹，盛德不辭讓，而公不爲更言。」齊王遂烹酈生，引兵東走。

漢十二年，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，高祖舉列侯功臣，思酈食其。酈食其子酈疥，數將兵，功未當侯。上以其父故，封疥爲高梁侯。後更食武遂，嗣三世。元狩元年中，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，當棄市，病死，國除也。

陸賈者，楚人也。以客從高祖，定天下，名爲有口辯士。居左右，常使諸侯。及高祖時，中國初定，尉他平南越，因王之。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，爲南越王。陸生至，尉他魋結箕倨見陸生。陸生因進說他曰：「足下中國人，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。今足下反天性，棄冠帶，欲以區區之越，與天子抗衡，爲敵國，禍且及身矣。」

且夫秦失其政，諸侯豪桀並起，唯漢王先入關，據咸陽，項羽倍約，自立爲西楚霸王，諸侯皆屬，可謂至彊。然漢王起巴蜀，鞭笞天下，劫略諸侯，遂誅項羽，滅之。五年之間，海內平定。此非人力，天之所建也。天子聞君王王南越，不助天下誅暴逆，將相欲移兵而誅王，天子憐百姓新勞苦，故且休之，遣臣授君王印，剖符通使。君王宜郊迎，北面稱臣，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，屈彊於此。漢誠聞之，掘燒王先人家，夷滅宗族，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，則越殺王降漢，如反覆手耳。」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，謝陸生曰：「居蠻夷中久，殊失禮義。」因問陸生曰：「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？」陸生曰：「王似賢。」復曰：「我孰與皇帝賢？」陸生曰：「皇帝起豐沛，討暴秦，誅彊楚，爲天下興利除害，繼五帝三皇之業，統理中國，中國之人以億計，地方萬里，居天下之膏腴，人衆車轡，萬物殷富，政由一家，自天地剖泮，未始有也。今王衆不過數十萬，皆蠻夷，崎嶇山海間，譬若漢一郡，王何迺比於漢？」尉他大笑曰：「吾不起中國，

故王此使我居中國，何渠不若漢？」迺大說，陸生留與飲數月，曰：「越中無足與語，至生來，令我日聞所不聞。」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，他送亦千金。陸生卒拜尉，他爲越王，令稱臣，奉漢約歸報，高祖大悅，拜賈爲太中大夫。

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，高帝罵之曰：「迺公居馬上而得之，安事詩書？」陸生曰：「居馬上得之，甯可以馬上治之乎？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，文武並用，長久之術也。昔者吳王夫差、智伯極武而亡，秦任刑法不變，卒滅趙氏。鄉使秦已并天下，行仁義，法先聖，陛下安得而有之？」高帝不懌而有慚色，迺謂陸生曰：「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，吾所以得之者何？及古成敗之國。」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，凡著十二篇。每奏一篇，高帝未嘗不稱善。左右呼萬歲，號其書曰新語。

孝惠帝時，呂太后用事，欲王諸呂，畏大臣有口者。陸生自度不能爭之，迺病，免家居，以好時田地，善可以家焉，有五男。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，分其子，子二百金，令爲生產。陸生常安車駟馬，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，寶劍直百金，謂其子曰：「與汝約過汝，汝給吾人馬酒食，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，得寶劍車騎侍從者。」一歲中往來過他客，率不過再三過，數見不鮮，無久恩公爲也。呂太后時王諸呂，諸呂擅權，欲劫少主，危劉氏。右丞相陳平患之，力不能爭，恐禍及己，常燕居深念。陸生往請，直入

坐，而陳丞相方深念，不時見陸生。陸生曰：「何念之深也？」陳平曰：「生揣我何念？」陸生曰：「足下位爲上相，食三萬戶侯，可謂極富貴無欲矣，然有憂念，不過患諸呂少主耳。」陳平曰：「然，爲之奈何？」陸生曰：「天下安，注意相；天下危，注意將。將相和調，則士務附；士務附，天下雖有變，即權不分。爲社稷計，在兩君掌握耳。臣常欲謂太尉絳侯，絳侯與我戲，易吾言，君何不交驩太尉，深相結？」爲陳平畫呂氏數事，陳平用其計，迺以五百金爲絳侯壽，厚具樂飲，太尉亦報如之。此兩人深相結，則呂氏謀益衰。

陳平迺以奴婢百人，車馬五十乘，錢五百萬，遺陸生，爲飲食費。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，名聲籍盛。及誅諸呂，立孝文帝，陸生頗有力焉。孝文帝卽位，欲使人之南越，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太中大夫，往使尉他，令尉他去黃屋稱制，令比諸侯，皆如意旨。——語在南越語中。——陸生竟以壽終。

* * * * *

平原君朱建者，楚人也，故齊爲淮南王黥布相，有裨去。後復事黥布，布欲反時，問平原君。平原君止之，布不聽，而聽梁父侯，遂反。漢已誅布，聞平原君諫，不與謀，得不誅。——語在黥布語中。

平原君爲人辯有口，刻廉剛直，家於長安，行不苟合，義不取容。辟陽侯行不正，得幸呂太后。時辟